

那一天，我們站在椰林大道上

護理一 陳曉柔

你如嬰兒般的臉龐透露著天真的氣質，不懂的人以為那是人氣王的象徵，懂的人知道那是你淡粉色羊毛巾般的細膩心思。這張臉龐曾吸引多少人？曾弄傷多少人？但你仍繼續穿戴著它在你的世界裡，靦腆地，笑著。

「今天學校好熱鬧喔！你知道嗎？在總圖前有好多人拿著牌子在照相。」我面對著宿舍裡的筆電，很專注且熟悉地看著螢幕裡的阿瑋說話。

「妳說支持同性婚姻的活動喔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拜託，我也有很多同學讀台大，他們有告訴我。」

我們互相對著電腦螢幕說話，彷彿一切都還是高中那青澀歲月的對話模式。互相聊著彼此的趣事，嘲笑著彼此的天真，也嘲笑著老天爺忘記在我們之間留下歲月的痕跡。

「那妳對於同性婚姻有什麼看法？」從阿瑋口中簡簡單單說出這句話，語氣平淡。

「你知道嗎？有很多藝人、同學都說他們支持同性婚姻，這讓人感覺不支持的人就沒有同理心，就非常自私且勢力，並且被貼上了壞人的標籤。可是啊！這世上本來就有人選擇支持，有人選擇不支持。你不可以限制我一定要選擇支持，我不支持是我的自由，這社會上總會有不支持的人存在著，這也是為什麼台灣到現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一直不通過啊！」我仍用機關槍的語調若吵帶罵地回答阿瑋的問題。

「那妳今晚餐吃什麼阿？」阿瑋問到。

「你知道嗎？學校旁邊有一家餐廳超好吃的……」

在台北的日子裡，生活在楓城與總區間旋轉著雙輪舞的快樂，忙碌與充實交替著，我也漸漸習慣向筆電裡的阿瑋播報著學校與台北的事。

「你知道嗎？台北已經連續下一個禮拜的雨了。你知道嗎？騎腳踏車時我的手快凍僵了……」

「等妳來嘉義，我就請妳吃全台灣最水最甜的鳳梨，保證讓妳吃到舌頭髮麻。」

「不要，我才懶的下去呢，為什麼你都不上來？」

筆電的相機鏡頭就盡忠職守地看著我從仲夏說到初秋，從期中說到期末。

「我現在讀期末考讀到不想讀了，你在哪裡？」

「我在台北。我去找妳。」

「你為什麼要來？」

「先不說，我要下捷運了。」

我懷著滿腹的疑惑跑出了女生第三宿舍，在大學廣場上我遠遠地就看到他，那種感覺，很青澀、熟悉且溫暖。我們若吵帶聊了半晌，眼角餘光瞥到阿瑋的同學在等他，不好意思讓他同學苦等，我只問了幾個最後的問題。

「你為什麼突然出現在台北？」

「你不是要期末考嗎？」

「你學校有這麼多人可以問，為什麼偏偏要大老遠從嘉義北上來問？」

「你是住在高中同班同學的宿舍嗎？」我連續問了四個問題。

「我要問台大資工系的同學一些程式問題。」阿瑋回答著。

「我住在那位同學的宿舍。」阿瑋的眼神望向正在等他的同學，在月光下，那位我從未謀面的同學始終不發一語，像極了一本充滿程式碼的原文書，難懂且神祕。

早晨的陽光滲上我的小紅帽腳踏車，一切都變得好青澀純真。我和阿瑋約了一起吃水煎包，於是我們又回味起高中的輕狂與單純。阿瑋跟我說了許許多多他從未提起的事，語調中平但卻感覺隱隱約約的惆悵。

這次，換我細細且慢慢地聽著。

「我的事全都跟妳說了。」

「你不跟我說我也沒差啊！」我故意裝作無所謂的模樣。

「可是我還是不懂，你為什麼突然出現在台北？」

「你不是要期末考嗎？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我以後會很常來找妳。」

「我以後會很常來台大？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於是我們繼續以若吵帶聊的模式散步到了椰林大道。

「跟昨天那位同學有關嗎？」所有千奇百怪的可能原因我都問過他了，反正不差這一個，就姑且問問看吧！

「妳覺得呢？」阿瑋說完後，就笑著看著我。

在這一剎那，我是失去了一個朋友，還是失去了一個知己，還是失去了一個很重要的人？伴隨著在風中傳來的笑聲，腳踏車仍從我們身後呼嘯而過，椰林大道上的椰子樹仍迎風搖曳，像極了正等待閱兵儀式的英姿煥發的兩列整齊士兵。

可是風在我們周圍都凝結了。

因為我的成見，我對於擁抱彩虹旗的人們懷有恐懼感。我有我的權利不支持，我有我的立場堅持我的不友善。可是，現在站在彩虹橋彼端的不是出現在報章雜誌中同志大遊行的陌生人，而是，阿瑋。

「妳可以看著我說話。」

「妳為什麼要哭？」

我為什麼要哭？我為什麼會感到一股傷心排山倒海淹沒了椰林大道，兩百零二顆椰子樹都不再迎風搖曳了。

「我想，我想我應該不會再像以前一樣跟你相處了。在你跟我說之後，一切都不一樣了。」我一直壓抑欲潰堤的眼淚，深怕更多的眼淚只會加強說明我的狹小包容心。

「哪裡不一樣了？我一直都是這樣，我有因為我自己喜歡男生而不跟妳一起吃水煎包嗎？妳覺得我們之前的相處有一點兒讓妳感到噁心嗎？」

「我姐姐知道後跟我說：『這不是你的錯。』而現在，我只希望在我心中最要好的妳能接納我，我只希望妳能給我一個最簡單的支持。」阿瑋繼續看著我說著。

可是阿瑋的聲音開始哽咽，而我的眼淚已經答的一聲滴落在我緊握的雙手。

「你為什麼要告訴我？」

「不一樣了！」我回答他。

「是的。我不應該告訴妳的。」

「我…我…我真的很對不起你。」

「妳不需要道歉，妳沒有錯，沒有人強迫妳要支持，那我只想問妳，我們還是朋友嗎？」

眼角餘光往上，我看到阿瑋的臉紅的很絕望。

「應該不會是了。」

椰林大道的兩頭伸向未知，我們正朝向沒有彼此的未來走著，互相拿著利刀朝向此生最熟悉的朋友刺進已不再青澀的心。我的眼淚說著我已收不回的無情與狠心，阿瑋的涕泗指引著他回到男生第五宿舍的方向。

成長，總要我們面對不想知道的事。當我們只接受願意接納的事時，看似停留在青澀純真的心，卻在別人眼中只是無知。我們好像註定要走上一條成長的道路，青澀無知的我們拿著一把未被歲月磨平的利刀。當不願知曉的事成為路中的巨大的障礙，我們只能彎下腰，用雙手以及全身的力量，一步一步，雙手雙腳，將大石頭移開。此時，利刀已經被放下，路，也開了。

當我們習慣接受社會中的「大部分」的模式，便將「少部分」視為「不正常」。世界上百分之十的人口只能站在彩虹橋上等待被接納，他們只有被選擇的權利，而社會中的百分之九十卻總會無知的問：「你會變回來嗎？」事實上，我們有什麼權利責問人家，只因我們是「大部分」嗎？

春天的風開始吹進椰林大道，我手中的利刀已漸漸被歲月、被從青澀吹向成熟的風磨平。

口袋裡的手機突然響起。

「妳在哪裡？我在台大了。」是阿瑋打來的。

「一起吃飯吧！」我說。

「好啊！」

「那你等我一下喔！我騎去男五找你。」

於是我騎著腳踏車，從椰林大道騎向男生第五宿舍。路途突然想起阿瑋如嬰兒般的微笑，我也笑了。